



[美] 利奥·麦卡尼 著

与我同行

Going My Way

中国致公出版社

45
5(7)
3



与我同行

Going My Way

——献给所有追梦的人——

90133656

与我同行

〔美〕利奥·麦卡尼 著

宁欣 龚浩敏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我同行/(美)麦卡尼著;宁欣,龚浩敏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8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2辑)

ISBN 7-80179-116-9

I. 与… II. ①麦…②宁…③龚…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117 号

与我同行

译者:宁欣 龚浩敏

责任编辑:于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61

字 数:676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2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16-9/I·002

定价:410.00 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帝之道无边。

当那位伟大的圣徒多米尼克一二一六年播下多米尼克会第一颗种子的时候，他炯炯的目光是否曾经越过浩瀚的大洋，落在那无名大陆上的一个小小的港湾、一块水草丰茂，常常有动物和身背弓箭的土人出没的平原上呢？我们凡夫俗子不得而知。但我们至少知道在随后的世纪里，作为一系列奇迹般事件的结果，先是这片大陆，然后是这个小小的港湾，都渐渐步出黑暗的未知世界，在文明的舞台上焕发出光彩。这段历史里面回响着上帝的福音，也回响着战争的呐喊，登场的人物中不乏天使般的圣徒，也少不得一些诡谲的恶棍：血与火的故事与恕道和友爱一样被记在这新世界的编年史上。今天这块大陆被称作北美洲；那块曾经是土人的港湾和猎场的地方，现在有了一个新名字：纽约。

人类随着上帝之手指引的方向行进，也把上帝的殿堂随之树立起来。在纽约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教堂，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教派。历经了殖民地早期彼此之间愤怒的争吵之后，现在他们早已学会像好兄弟那样相安无事了。

美利坚合众国总的说起来还是一个新教徒的国家，至少新教那种简单朴素的风格与这个国家的商业精神投合；然而对那些艺术和灵性的追求者们来说，也许还是烛光绕线、圣像高悬的天主教堂更合乎他们心灵的追求。尤其是那歌声：少年唱诗班用美丽的童音和少年人嘹亮的歌喉唱出的圣歌与赞美诗，它们好像直接从天堂倾泻

而下的飞瀑撞击着你的心灵，让你在甜美的喜悦中感受那至高、至大、至能的主，让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微笑，圣灵展开洁白的双翅在你头上飞翔。上帝对他虔诚信徒们的回报是慷慨的。

然而，对于圣多明尼克教堂管辖的教区里那些信徒们说来，他们有许多不曾听到这种圣洁的声音了。这一区里的居民大多是些打南欧过来的新移民，勤奋、老实、努力干活，按时上教堂；他们口袋里没几个钱，脑子里也装不下什么高深的教义，大洋那边的罗马教廷对他们说来很遥远，圣阿奎那和纽曼红衣主教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他们有的只是一颗热情的心，愿意向人敞开，也要求别人对他们推心置腹。

对他们说来宗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小小的圣多明尼克教堂就是上帝宝座的圣殿，而费滋吉朋神父，即使不是上帝本人，也肯定是能和上帝说得上话的那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对老神父的尊敬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无论是顽童还是莽汉，在老神父面前都是规规矩矩的。是的，背地里有时候他们不叫他神父，而称呼他老头。不过别把这些嘴上不太恭敬的人错当成那种灵魂上不了天堂的无神论者；他们对老神父的敬爱在心里、在行动上，而不太像那些斯文人似的，在讲话的时候字斟句酌。再说，你要是能亲耳听到他们称呼老神父的口气，就能马上明白这是那种只有在南欧式的大家庭里头才有的，子女们称呼他们又敬畏又爱戴的父亲时的语气。对此，笔墨难以言宣，那些血液较冷，规矩太大，老把自己套在笔挺的西装里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后裔也是不大容易理解的。

费滋吉朋神父的历史差不多就是天主圣教在新大陆的历史——固然天主教早在殖民地时代就登上了北美的

海岸，但直到美国革命，天主教徒在清教徒严峻的管制之下甚至没有合法的地位，他们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美国独立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尤其一七九〇年受人尊敬的约翰·卡罗尔神父接受祝圣荣登巴尔的摩主教的法座，成为美国第一位天主教主教以来，巴尔的摩、纽约、费城、波士顿相继设立了主教的管区，天主教会算是在合众国扎下了根。

然而天主教的蓬勃发展还得等到大量新移民的涌入。这样的浪潮，对天主教特别重要的，算来有两次：十九世纪的中叶，饥荒驱使着数百万爱尔兰人来到美国，这里面说不定就有费滋吉朋神父的远亲。到了世纪的转折点上，又一股移民的浪潮从俄国，从巴尔干，从意大利，也从爱尔兰汹涌而来，给天主教会带来了成百上千的信徒。这一回，年纪轻轻，一心要把一切奉献给上帝的费滋吉朋神父随着他的信徒们一起来到了美国，成为圣多米尼克教堂的神父。弹指之间，四十五年过去了。

四十五年在上帝的钟里甚至还不够一粒微尘，可是在尘世间却足以囊括一个人最灿烂的年华。与费滋吉朋神父一起在这一方落脚的那些移民——这样的老人现在也不多了——亲眼看着费滋吉朋神父的头发是怎样从乌黑转到灰白，又渐渐变得皓白如雪；他布道时那爱尔兰农民式的洪亮的大嗓门是怎样在不知不觉间变得嘶哑而微弱，甚至有时候已经到了啜嚅的边缘；他一向挺直的腰板如何一天天被时间的重压压弯；他热情的、风风火火的脚步怎样显出了蹒跚的迹象。费滋吉朋神父老了。

圣多米尼克教堂看上去恰恰配得上神父龙钟的外表。实际上，是先有了神父，其后才有了这座教堂——这教堂本是费滋吉朋神父一砖一石建立起来的，落成之日，时维主历一八九七年。这个年代，不要说与旧世界的某

些教堂相比,就是较之纽约市内的一些教堂,也算不上久远。但它朴实敦厚的外表经过四十五年时光的洗刷,已经显得黯淡;在纽约这座日新月异的都市里,较之那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新建筑,它看上去不免寒伧;而在这个街区里,周围那些简陋的民居当中一天到晚的喧嚣又衬得这座静谧的教堂格外冷清。尤其是夜色降临时,高天的明月朝这座建筑投下疏朗的光芒,在它周围铺开模糊的暗影,如同一条凝固的河流,淹没了周围一切声息,迟眠的人偶然从窗中望去,往往觉得这座近在咫尺的教堂竟似乎座落在另一个世界。

不过美国毕竟是美国,既然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做生意,万能的主有时也不免要同生意人打打交道。不过上帝做事自然考虑周祥。虽然他以前也常常驾着旋风亲临我们这个世界,但那时是为了发布神谕。若是这样隆重地到人间走一遭仅仅是为了几笔银钱上的小小出入,未免小题大作,于我主尊严有损。既然上帝在尘世间有费滋吉朋神父这样的代理人,那么生意上的事情自然也就由神父包揽了下来。老神父现在就正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两位人间的代表。

“尊敬的神父,您说您还需要借一笔钱,这我可不太明白。”海恩斯先生,一位老练的银行家,笑容可掬地向站在他身旁的费滋吉朋神父说道。他的年纪与神父差不多,然而在其它一切方面都与神父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已经上了几岁年纪,他却依然高大、健壮,四方阔脸上看不出几道皱纹。他的尊容并不令人讨厌,但不知怎的总让人联想起一头正在锲而不舍地追踪猎物的猎犬。当然,猎犬不会微笑,这点上它不及海恩斯先生。微笑,梳得整整齐齐其光可鉴的头发,加上笔挺的西装,确实让人对海恩斯先生一见就生出亲切和信任之感。他确实从

来没有辜负过那些储户和投资人的期望；反过来，对于那些让他失望的人，他一般是不太有耐心的。

相形之下，费滋吉朋神父不免显得特别苍老、枯槁。他本来瘦小，裹在黑色的法衣当中，看上去好似一段砍下来后被抛置了很久、饱受日光和风雨的侵蚀、长满了深色苔藓的枯木。假如说海恩斯先生代表着物质世界蓬勃勃的、不乏自鸣得意的运动，老神父在宗教的沉思默想中似乎在不断消解、融化，一分分地失去他作为物质存在的特性。这一点也表现在他的脸上。他的面颊已经干瘪，堆满皱纹，像个核桃。突出的前额表明他的学识，而大鼻子和微微翘起的下巴还分明带着爱尔兰乡民的印记，但是早已没有健壮的爱尔兰农民那种充满血气和精力的气象。虽然他已经满头皓白，他的一双浓眉却依旧奇怪地漆黑，犹如往昔。他掩藏在眼镜片后面的一双小眼睛依然炯炯发亮，透射出埋藏在这个看似衰老的躯体里的活力，也可以让初次见面的人一下便认识到他那顽强的性格。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费滋吉朋神父的心对自己的教民像熟透了的李子一样软，可在有些事上又像石头一样硬。很少能有人经受得住他从眼镜片上方射过来的责备的目光。

然而现在费滋吉朋神父的面孔上却布满了一种苦恼和困惑的神情。他犹豫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低哑的声音回答海恩斯先生的问题：“您要知道，仅仅去年十一月份，这座教堂就不得不应付一连串的修缮——”他的双眼并没有注视着海恩斯先生，却茫然地看着书房的某一个角落。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是为了加强语气，还是在同自己争辩是否应该继续说下去，“然而这一切只花费了六百三十二美元，这其中还包括了花园喷泉的改造。”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响亮起来。挺起了脊梁，他带着几分自

豪看着海恩斯先生。

海恩斯先生用手杖轻轻点了点地板，依旧微笑着用温和的语调答道：“尊敬的神父，似乎我不得不提醒您，您已经同这座教堂陆陆续续借过五笔抵押贷款了。”

片刻的沉默。“那么，这笔新的借款是没指望喽？”费滋吉朋神父慢慢地说道。

海恩斯充满同情地摇摇头。

“我看您还是该借出这笔钱，这样可以给我们换来个好名声，会有更多的人把钱托给我们的。”一个一直在旁边静静倾听的小伙子忽然开言道。小伙子模样英俊，一头乌发，眼睛里还闪动着一丝稚气。不必特别细看就可以发现他与海恩斯先生眉目之间的相似之处。

“这主意不错，噢，是的，很不错。”费滋吉朋神父用手指指这个年轻人。

“儿子，别多嘴！”海恩斯先生回过身去不耐烦地朝这个年轻人摆摆手，像要赶开一个缠着他要糖吃的不懂事的顽童，又转过脸来，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对费滋吉朋神父说道：“下个月您的贷款就会到期，如果您不能如期归还贷款的话，那么，非常遗憾，尼克一贝克储蓄贷款公司就不得不采取些必要的措施。”他又非常热心地补上一句，“您干嘛不在下次布道的时候呼吁大家给教堂捐款呢？上帝对那些乐善好施的信徒是会给好报的。”

“布道的时候朝大家要钱，不，这绝不可能！”老神父激动地喊起来。他顺手从书桌上抓起一叠纸，“瞧，这就是我正在写的这一周的布道文，您要我在这里头说些什么呢？现在请翻到关于抵押贷款的那一章，让我们一起恭听海恩斯先生的教诲？不，不，我不能够这样做！”他决绝地说道。

海恩斯先生哈哈笑起来：“那就是您的事咯！不过，

下个月么……”

“您会拿回您的钱的，无论如何，您总会拿回您的钱的。”

“那最好不过咯！嗯，我想我该告辞了。走吧，儿子，晚安，神父。”

费滋吉朋神父对这番殷勤的礼数只微微点了点头，就背过身去，凝望着窗外庭园中的花木，对海恩斯父子离去的声音恍若不闻。老海恩斯朝着费滋吉朋神父的后背偷偷撇了撇嘴，拿起礼帽，昂着头走出了书房。

他们刚刚走到大街上，小海恩斯就忍不住对他父亲说道：“您可不能逼一家教堂关门啊！我专门查过了，在纽约还从来没有过一家天主教的教堂被封门的先例呢。”

“嗯，凡事总有第一次，不是吗？”老海恩斯满不在乎地答道。

在父亲这种充分的自信面前小海恩斯退缩了。但他仍然忍不住充满疑虑地问道：“您不觉得您把他逼得太紧了吗？”

老海恩斯叹了口气。他这个儿子是他的掌上明珠，生意的继承人，他晚年最大的寄托；可是小伙子虽然别的方面都好，可看来就是对生意场上的诀窍还缺乏了解，这真不免让人有些担心。转念一想，他觉得这也无需过虑，慢慢来嘛。毕竟他的儿子只是刚刚涉足商场。眼前这件事就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位可敬的父亲决心给儿子好好上一课。

“你非这样做不可，儿子！不对他们严厉一些，你就一个子儿也拿不回来。”他停了停，叹了口气，“把钱借给教堂本来就是件麻烦事儿。他们就是不肯照规矩办。修修房子也就罢了。可他们居然借钱去办善事。我们的钱！我们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我们能不仔细些么？”他

想了一想，又叹了口气，“你讲的也不无道理，儿子。对他们逼得太紧了，”他把手狠狠一攥，“就会有许多人跑出来喊喊喳喳，把你说成是该下地狱的魔鬼，扯住你的手脚，我看你是应付不来的。对你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不要借钱给教堂，记住这一点！”海恩斯先生叹着气，像一个受了极大委屈的人，拄着手杖向前走去。

这一课对他的儿子说来显然印象很深。在回去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在心中回味着他父亲的这一番教诲。

任何一个上帝的教区，都难免类似那些异教徒的聚居区，其中有一些耳朵很长、眼睛很尖、嘴巴很敞的人，终日在邻里之间打探消息，说三道四。

虽然我并非对妇女含有特别的敌意，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类人物当中女性不免略略占了多数。当然这并非像圣经上说的那样，女人较之男人更加容易受诱惑；莫若说，由于各自环境的不同，女人整天陷于家长里短的琐事而面临着更多犯下这种小小过失的危险。

既然这种小过失往往能给犯下过失的人带来极大的欢乐，而又未曾被列为要遭万劫不复的报应的七项大罪之中，即使最虔诚的女人也往往在这件事上放松对自己的戒律，有人甚至沉溺到乐此不疲的惊人程度。更糟糕的是，她们沉溺得越深，就越是把这种捕风捉影，散布小道消息的行为视为生活之中一个必不可少，理所当然的部分，仿佛吃饭睡觉一样；而且她们往往把对宗教的热诚——看来这种热诚是多得都快洋溢出来了——手忙脚乱、不加分别地倾注到生活的其它习惯中去，结果使得这些琐碎的习惯变得像对上帝的信仰一样牢不可摧。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传播小道消息成为了这些可敬女士们的信仰。虽然我们不大可能会有机会考验她们是否愿意为这个信仰献出她们的生命，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在她们生命的每一天里，只有履行了这种神圣的义务，她们才会感到充实，在餐桌前坐下来感谢上帝赐给她们面包的时候才会感到心安理得。她们自视为这世上的盐——虽然耶稣忘记在圣经里讲到不得往同一锅汤里

加盐会导致什么后果,那些有幸与这样一位女士作邻居的上帝子民们一般都可以自己体会到这一点。

昆浦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在两方面都极其虔诚的女士,费滋吉朋神父这个教区中一粒圣洁的盐。然而邻居们通常都叫她“那只多嘴的鸟”。这个雅号有一部分是恭维昆浦夫人的长相的,另外那一部分,不说也明白。

昆浦夫人的住处对于她的虔诚信仰十分合宜。她和她的孩子们挤在一户小公寓里,窗外就是大街,这个窗口成为了她的理想的瞭望塔。不过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的大多数都是她已经熟透了的邻居,很难继续满足她那种搜人隐私的强烈欲望。因此,如果忽然出现一个陌生人,在昆浦夫人看来,那真个是上帝的恩赐了。

啊,上帝总是仁慈的!当昆浦夫人从玻璃窗的反射中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小个子朝她这边走来的时候,她的心中不由默默诵读。她正在进行每日例行的清洁工作——这倒是昆浦夫人一条不可埋没的长处——而要把那扇窗子擦得达到昆浦夫人要求的那种一尘不染的程度,她不得不把窗子抬起,费力地把上半身探出窗外,面对这扇该死的窗子去抹她的肥皂水。这当然很吃力,昆浦夫人有时也不免抱怨,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扇窗口乃是她通往美妙的世界的一扇大门,她不能忍受在这扇窗子上落有一星半点灰尘。

那个人影近了。哎哟,是个神父,是一位她原先从来没有见过的神父!昆浦夫人的心激动得砰砰跳起来。下次去教堂她要专为此感谢万能的、体贴的主。

似乎是觉察到了她的心意一般,那个人朝她的方向走来,越走越近,最终在她的窗下止住了脚步。

“您好,请问去圣多米尼克教堂的路怎么走?”

这是一个柔和的、浑厚的声音,几乎与这个人矮小的

身材不相称。平静的语调之中有一股朴素的亲和力,可以使陌生人很快打消顾虑向他敞开心扉。但是虔诚的昆浦夫人不吃这一套。

“哼,这样一副嗓子!倒适合去作个歌手。要想在圣坛上布道,哼!一点儿气派也没有!”她心里想着,假装刚刚看见这个新来的神父,显出吃惊的样子,扭过身来俯在窗台上,居高临下地(这既反映了她的实际位置也表明了她的态度)鼓起她那对原本就颇为显著的凸出的黑眼珠,仔细打量着来人。

是的,这的确是一位身着黑色法衣的中年神父,短短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一切都合乎标准。他的容貌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惟有一双眼睛异常明亮,闪动着热切的目光,透出与他的声音一样的感染力。还有,就是他嘴边一抹淡淡的,不易察觉的微笑,使人觉得他看上去非常令人愉快。他随随便便站着,默默无声,却似乎散发出一股纯净的泥土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独具的清新气息。

昆浦夫人用一种宗教裁判所法官的严厉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位陌生的神父,半天没有开口。她其实早已把想看的一切都看清楚了,但这个人身上那种清朗悠然的气息让她不得劲,她想用自己沉默的威严给来人一个难堪。但是昆浦夫人的努力显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她的好奇心也已经使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那语调仿佛是主教在给一些年轻的小教士训话。

“啊,我要到那里去工作。”来人脸上的微笑加深了,似乎在昆浦夫人身上他看到了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这让昆浦夫人恼火。她决心把盘问继续下去。

“你是干什么的?”昆浦夫人把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极力要来人明白她不同凡响的身分。

“啊，我的名字是奥麦莱，奥麦莱神父。”

“哈？嗯！一个神父找不着自己的教堂？还要问三问四的？”昆浦夫人胜利地昂起头，一边斜睨着来人，心中暗自感到快意，忘记了这样的姿态使她的眼睛鼓得更加突出，好似一只得意洋洋的青蛙。

奥麦莱神父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附近几扇窗子里又冒出了几颗好奇的脑袋。他们一开口，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同情心是属于哪一方面的。

“噢！尊敬的神父！您可问对了人啦！这位昆浦夫人可是我们这里最虔诚的人咯！她那张嘴快把上帝都给烦死了！您真该听听她的祈祷！”

“您别让那鸟麻烦您啦！您跟她搭上话就别想再往前走咯！您可不知道她。我说给您听听……”

昆浦夫人气得涨红了脸，像黄瓜一样的又细又长的鼻子，本来垂着的，现在也翘了起来，如同鸟的长喙，配上鼓出的眼球，极其符合邻居们赠予她的雅号。

“要是您听我把这些人的老底抖搂抖搂，您就能明白他们其实都是些什么货色。不过我暂没有这个工夫。失陪了！”昆浦夫人用自认为得体的语言回击了一通，忿忿地抽身回去，但在做这一动作的时候过于激动，仓促之间忘记了维护自己的风度，脑袋“砰”的一声撞在了玻璃窗上，邻居们毫不留情地大声哄笑起来。

“您要找圣多米尼克教堂的话，神父，”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大妈说道，“往前再走一个街区，再向左首一拐就是。”

奥麦莱神父彬彬有礼地谢过了指点，从容地朝前走去。

这是一条热闹嘈杂的大街，行人和车辆混杂在一起，缓缓移动，不过好像也没什么人特别着急。神父向前走

了一段，发现在马路中央还竟然有一支业余少年棒球队正在兴致勃勃地比赛。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停下脚步站在人行道上仔细观看了一会儿，然后朝一个约摸六七岁的小队员问道：“打得怎么样？”

这名小队员严肃地、悲哀地摇了摇头：“糟透了，神父，糟透了。一百万个球里他们也打不中一个。”他仔细看了一眼神父，忽然建议道，“神父，您替我一会儿怎么样？我妈正喊我回去呢。”

奥麦莱神父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了。他放下随身携带的手提包补上了这孩子的位置。小孩向伙计们一声招呼，跑远了。

这孩子可能确有先知先觉的本领：神父刚刚补上他的位子，击球手便奋力一击打出了那个一百万里才有一个的又高又飘的好球。奥麦莱神父眼见棒球飞来，急忙随着它的方向退上人行道，竭力把手朝空中伸去，力图抓住这球，一边兴奋地喊道：“抓住了！我就要抓住了！”然而，很不幸，击球手的力量超出了街道棒球场的局限。白色的小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然后，在奥麦莱神父来得及抓住它之前，“砰”的一声，干净利落地把一扇临街的玻璃长窗砸得粉碎，顺势飞进了屋里。

刹那之间，像一群被一声枪响惊吓了的小猴子，棒球队员们四散奔逃——或者，公正一点说，应该是非常迅速的有秩序的撤退，因为他们向四面八方散开，十分熟练地寻找到了各自脱身的道路，转瞬之间全都无影无踪。看来这远非他们的第一次了。只剩一个不合格的新兵，奥麦莱神父愣在当场，手里拎着自己的提包——这还是一个好心的队员撤退之际顺便塞还给他的。

房子的主人这时打开了落地窗门，不慌不忙地稳步走了出来，像一个把对手逼进了死角的拳击手，并不急于